

作家之外的齊邦媛——從另一個側面看 齊教授對臺灣教育文化的貢獻

More than an Author: Prof. Chi Pang-yuan's Contributions to
Taiwan's Education and Culture

黃寬重 (Huang Kuan-chung) *

3 月底《巨流河》作者齊邦媛教授以 101 歲高壽辭世，引起眾多讀者極大的懷思，藝文界許多名家紛紛撰文追悼，推崇她一生的卓越成就與貢獻，激發諸多回響，是近年來人文學界難得的景況。

我是齊教授非文學專業的學生之一，對文學是門外漢，但自大學以來與她有三次相遇，尤其在她晚年有三年比鄰而居，來往互動較多，時蒙教誨，對她在文學之外，涉及的事物有更多的了解；因此願就半世紀以來觀察所及，從另一個角度，介紹我所認識的齊老師，及她在變動的時代環境中，默默推動改變的事例，來感懷她對臺灣的重大貢獻。

一、三次相遇奇緣

我三次與齊老師相遇結緣，分別是 1969-1972 年在中興大學、1972-1976 年在臺灣大學，及 2011-2014 年在長庚養生村。

1968 年夏天，中興大學成立文學院，除中文系外，新設外文系和歷史系。劉道元校長敦請政大的王夢鷗教授出任院長，教務長王天民教授兼歷史系主任，同時邀王教授的東北同鄉齊邦媛教授為外文系主任（由於齊老

師尚在美國進修，遲了半年才上任）。當時外文、歷史兩系倉促成立，並無館舍，只得暫借位於女生宿舍外，由美援所蓋起的農教系家政館二樓，以隔間作為兩個系的辦公室和教室。二系師生擠在一起，彼此動靜相聞，很是熱鬧。第二年春天，齊老師返國上任，我們有緣見識到儀態雍容、教養深厚的齊老師；但除偶爾相遇外，僅能仰望、注目表示崇敬，而無緣受教。不過我們常從外文系同學處，知道她延聘許多國外老師以靈活教學與學生互動，並重視訓練學生的禮儀言詞和態度教養等；



2009 年 10 月 31 日，齊老師在興大九十周年校慶獲頒名譽博士，左為蕭介夫校長

* 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。

也請美籍修女、神父來教導大批來自鄉下、以農立校的質樸學生，並為歷史系開設二年的英文課；對我們雖帶來不少衝擊，卻也開展了我們的視野。不過，到1969年夏天，歷史系搬到學校的行政大樓，外文系則仍留原地，結束二系相伴生活的日子後，就較少見到齊老師了。

1972年我大學畢業，卻在臺北和齊老師相遇，且變成她的學生，關係更密切。我畢業後，考上臺大歷史研究所，搬到舟山路第九宿舍，開啟研究生涯。巧合的是，我的老師王天民教授，應他的同鄉羅雲平部長之邀，出任國立編譯館館長，負責教材編纂、審查及翻譯外文著作等文教業務，王老師又聘齊老師接任人文社會組主任，後來更兼任人文教科書組主任（1975）。這雖是人文社會領域教育體系中，引介新知、推動對外交流，以及編纂教科書的重要單位，但她主管的這些業務以連繫學界為主，行政性質較強，對擁有教授資歷的齊老師而言，實屬屈就。但她的丈夫、在臺鐵任臺中電務段長的羅裕昌先生已於1967年調回臺北，這段時間她往來臺北、臺中通勤，十分辛苦，加上獲同鄉長官的借重，可以一展長才，遂接任此職，並回臺大外文系兼任。我所住的第九宿舍，僅隔僑光堂即可到編譯館，路程相距僅3分鐘。王天民老師十分關心我對新環境的適應，常約我到館長室和他聊天；編譯館舍不大，偶爾會見到齊老師。特別的是她開設的「高級英文」，是臺大中文和歷史兩系碩士生0學分的必修課，我自然成為她的學生。我的英文不好，擔心無法負荷，會在不同系同學面前出糗，上課壓力很大。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漸漸適應，她上課要求我們看《1984》、《寂靜的春天》等英文專書，而我於閱讀後常摘錄重點、發表心得。這一學習過程雖然辛苦，但這些書的內容觸及當時熱門議題，對我們這些學習傳統文史的學生而言，是十分新鮮、有趣的議題，也有助於擴展視野。這一年的親聆教誨，使我對齊老師的教學態度與言談舉止，有更多的了解。同時，我的高中歷史老師林忠勝先生，向我提到他曾為齊老師的父親、東北大老齊世英做過口述歷史，和齊府關係密切；經他的介紹，我才認識到齊老師的家世背景，並進一步瞭解她與我的老師王天民、藺喜德等人的關係，有助於我後來與齊老師互動時，能更深一層地掌握分際和討論的議題。

第三次是2011年，我們因緣際會地在長庚養生村當起三年的鄰居。齊老師2005年入住養生村後，我們即有來往（詳後）；到2010年我和太太都因宿疾纏身，無力再承擔巨大的研究、教學重責，為了維護健康，決定應長庚大學包家駒校長之邀，從中研院退休，轉任長庚大學，協助規劃通識教育及講授人文醫學課程。為免舟車勞頓，我申請入住養生村，而得以與齊老師成為鄰居。當時齊老師的《巨流河》出版不久，聲名遠播，雖避居養生村，訪客仍絡繹不絕。她為維持寧靜生活品質，不願被打擾，僅偶爾會客，生活相對悠閒。初期我們偶爾在餐廳見面時間閒聊往事及師友情況；後來她常打電話，邀我和內人到她的房間閒話家常，兼談她早年師友關係，包括她的老師蘇雪林、她的同學孫女士（我的老師藺喜德的夫人）等。尤其她當年外文系學生來訪時，她也會邀我參加，重溫校園生活。話匣子一開，興致特別高。談論的話題多了，也對她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除了文學外，像她與王天民老師的關係，及在編譯館的工作項目等，平常鮮少涉及的議論，都會談到，讓我對臺灣社會轉型過程中，她擔任的推動角色與帶來的改變，有較以前更深刻的認知。

養生村的居住條件對我雖舒適、安靜，但考慮到不便研究，終非久居之地，不如定期到校，較為安適，因此三年後搬回南港，加上齊老師也曾短暫搬離，遂告別與她比鄰而居的日子。除了偶爾借林富士兄嫂拜訪外，不敢再叨擾她的清靜，聯絡漸少。這三年卻是我們師生互動最多、討論議題最多的美好時光。

二、改變臺灣社會、文化的推手

齊老師2005年開始著手撰寫的巨著《巨流河》，2009年刊出後，引起臺灣藝文界極大的迴響，咸謂此書為描述離亂時代個人與國家社會之連結，最深刻且觸動人心的偉構，佳評如潮，她頓時成為新聞焦點，被譽為文學巨擘。在這期間，中興大學因獲教育部評定為研究型大學之一，學術地位驟然提升，校長蕭介夫邀我去協助他強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；我身為第一屆畢業生，責無旁貸，就答應回母校，並商請勇於任

事的林富士出任文學院長，一起籌劃文學院的教學、研究提升事務。我們規劃了若干可以具體推動的工作，但深深感覺到以農工立校的中興大學，要躋身高等研究學府，更要強化人文社會領域在學校的地位，需要特別找出一、兩位具有指標意義的人文學者，作為學校的新標誌，以彰顯學校重視人文精神的價值。而這時在學校的大老中，因《巨流河》而名滿天下的外文系創系系主任齊老師，是中興大學最具人文精神的標竿人物（就像成大的蘇雪林教授、中山的余光中教授）。但我們衡酌的標準不僅是驟得大名之文學巨著《巨流河》的成就而已，更著眼於她的教學，以及在臺灣社會轉型期扮演催生者所獲致的重大貢獻。她以實際行動，將以往被鄙視的臺灣鄉土文學作品，系統性地譯成英文，努力向國際文壇引介推銷，成為國際性的文學殿堂之作，彰顯臺灣價值；她還突破重重障礙，選擇優質的臺灣文學作品列入中學國文課本中，有力地扭轉既有的觀念；又透過在臺大開設的高級英文課，實質提升中文、歷史學者的英文閱讀與表達能力，尤啟迪研究傳統領域的學生理解時代與社會變化的新議題，開啟了數百位文史學者新的視野，使他們有能力探索新事物。上述這些都是他人無可取代的貢獻。

經我們的有力陳述，終獲校務會議通過，而於 90 週年校慶的同時，頒予齊老師象徵學校最高榮譽的名譽博士。這項榮譽對她而言，雖是實至名歸，恰如其分；但對我們而言，則頗有遲來之感愧。

三、感念與感懷

齊老師透過文筆，將遭遇事變而離亂、播遷的生活，做了鮮活的紀錄，也寫下她將異鄉當作家鄉，真誠地對待新環境的一切，在轉型時代積極卻靜默地推動社會文化生態的變革，且功成不居的風格，是最令我感動的。她的父親齊世英具士人風骨，是深受尊重的政治家，晚年關愛臺灣，不惜得罪當局，拂逆龍鱗；齊老師承繼其性格與理念，珍視這片土地滋養出來的文化，善

待臺灣鄉賢，發掘鄉土之美，而願意盡其所能，有系統地向世人介紹、展示，開啟國際認識臺灣文化的契機，並將這種頌揚土地之美的文風，載入教科書中，為國人認識本土文化奠基。更值得敬佩的是，她執著於理性溝通能力和家學，竟得以突破重重障礙。她親口描述當時和諸多國學大老溝通的艱辛過程，如拜訪高明、林尹等人時，她雖委婉陳述，仍被嚴詞訓斥，甚至被憤慨地排拒門外；到最後，幾位前輩知道她是備受尊重的大老齊世英的女兒，才改變態度，緩和情緒，終能逐步化解阻礙，達成目的。這一過程雖不免有機緣巧合，但她冷靜不帶意識形態的態度，當為關鍵。

此外，當時臺大外文系教授，無不選擇在本系講授自己專長的課程；願意到外系開設「高級英文」等一般性語文課程者已屬少數，即使授課也未必願意費心準備、教授。齊老師則不然，不僅態度認真、嚴謹，尤注意選材以開拓學生視野，同時關心學生的學習心情，因此不僅課程生動有趣，改變學生學習的心態，且與學生互動頻繁，關係密切；多年下來，深刻影響逾百位在國內外文史領域展現長才的學生，其影響力遠甚於外文專業學生。更讓人感佩的是，在她將臺灣文學推向國際，使之列入高中國文教材，進行紮根教育等重要工作時，其身分並非赫赫有名的學界大老，或一呼百應的社會名流，也沒有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運動，而是在適當的時刻、居適切的職位，結合志同道合者默默耕耘，逐步實現目標。可見天下有些事不必居高位或創造聲浪才能有實質的貢獻，而是凡選定正確的事物，擇善而從、戮力以赴、持之有恆，即能實現所願，改變現狀，對社會有所貢獻，齊邦媛老師就是一個典範。

從這點看，《巨流河》固然讓齊老師的晚年享有盛譽，其實將這本巨著和她一生努力的教學及推動改變的事業聯結觀察，更能彰顯她在臺灣社會環境轉型的重要時期，戮力於提升、發揚教育文化，帶來全面性的影響。她這種長期耕耘、默默灌溉的胸懷和精神，更讓我感念與感懷。